

席绢

流星系列

水恋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席绢作品
流星系列

水恋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恋月/席绢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4
ISBN 7-5399-1770-9

I. 水...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008 号

书 名 水恋月
作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阡 陌 范 晋
责任校对 董 仁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1 万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70-9/I·1671
定 价 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水恋之卷

十六岁，连维纳斯也要嫉妒的青春芳华的年龄。耀眼的光彩写在飘扬的发梢，炫目的风华落在自信的眉间，全身上下，都是上帝的眷宠，任其取之不竭的挥霍。

才刚经过高中联考的折磨，幸存的人都想恣意挥霍正臻美好的青春。沉重的教科书、比字典还厚的自修读本、堆得比人高的测验卷，全奉送给垃圾车载走。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高一年级通常不乐意去想三年后尚有一道窄门要穿越，到时压在肩头的参考书、考试卷只多不少，恐怕会劳碌得像被摧残过度的老马，死命拖着一座书山爬向大学窄门，然后顺利的阵亡……

去！才高一，想那么多作啥？

十六岁耶！正是应该参加舞会、拓展社交，学习加入成人世界的时刻。该去学着恋爱、学着穿上高跟鞋、学着接触被家庭保护以外的世界。

显然，许多人都这么想，也迫不及待的去

水
恋
月



执行，所以联谊、烤肉开始了活动的序幕；然后校园内再搞一些校花、校草的票选，那可就热闹极了，完全没有辜负这些小高一们的期待，日子如愿的缤纷了起来……

但是，也有后遗症。这是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至少，自认为天真无邪的朱水恋从没想到会遇到这种状况。

她站定在回家的路上，左手捧着一面奖牌，右手抱着一束玫瑰花。在她当选校花的同时，那个据说迷倒全校一半以上女生的学生王子也献上一束花表示追求之意。由于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收到花，值得纪念，于是花收下了，人则当场拒绝。不是讨厌帅哥，而是她中意的类型恰巧是那只白马不具备的，所以她很遗憾的拒绝了。唉！多希望谈个小恋爱啊，但却没对象，好可悲。

“请问……”眼前的阵仗来看，不太蠢的人都猜得出来者不善。共有二女四男，其中一名女生似乎是前任校花，也是学生王子的前女友。

“你很贱嘛！”一名男子发言道。

“别以为当上校花就了不起！”另一个也道。

“你要不要脸呀！敢抢学姐的男朋友！”陪在校花旁边的女生宣告罪状。

“对嘛！才高一就这么嚣张，以后还得了，

我们这些学长还要不要混呀？”

“对呀对呀！今天要是不给她一个教训，她还当我们这些学长学姐好欺负……”

总算明白了，这些人因为校花宝座落到高一手中而不甘心，想借机生事哩。朱水恋不免好奇打量他们好几眼。原来这种事确实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而她有幸遇到了；有点戒备、有点兴奋，觉得人生果然将在十六岁以后开始变成彩色的了。

即使是这样不愉快的开头也成。

“你们想怎么样？”

“给你一点教训！”一个男子抢过她的花，丢在地上用力踩。

“嘿！你……哎呀！”朱水恋来不及说更多，就被一个女生用力推了一下，退了好几步，还差点跌倒。

“警告你不要太嚣张，记住了吗？”前任校花像是满意了，淡淡的开口。

“记住你个头！想死说一声就好，我会成全你！”朱水恋虽知一人难制众拳，但并不想示弱，将奖牌当成飞盘用，毫不客气的丢向前任校花。

准头十足，击中了前任校花的肩膀——

“哎唷！”似乎是非常疼痛的哀叫。

“可恶！你竟敢打人！”男生全部傻眼，不相信这个人单势孤的小学妹竟会是个狠角色。



水
恋
月



“你们没事来堵我，我还跟你客气什么！”朱水恋自认不是好脾气的人，力不如人也绝不认输。不过倒是开始暗自后悔起为何从不肯跟着四个弟弟一样去跟爷爷学武术，不然什么柔道啊、跆拳道也好，现在可好啦，遇到了这等阵仗，八成要带伤回去。讨厌！

“太过分了！我们打她！”一名女生尖叫着，并且身先士卒的轰来了火热巴掌——

这还好，闪得过！

“我对锅贴没兴趣，还给你！”一巴掌成功打退对手。但来不及得意便被另一道力量狠狠推跌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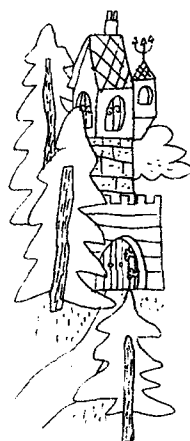
那些男生显然没有半颗绅士细胞，对弱小女性都出得了手，真是可耻！

“打肿她的脸！看她还敢不敢拿那张脸出来嚣张！”前任校花立即下指示，摆明了看不顺眼别人有一张好看的面孔，而这张面孔还使得她失去男友与后冠。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朱水恋感到有些害怕，但就是管不了一张嘴，在逃脱失败后，此刻她的双臂被一左一右架着，且有一名壮硕男子正举着他甜不辣般的大掌带着掌风，咻咻挥下——

碰！有声音，但预期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反而听到了哀号，似乎是别人很痛的样子。

朱水恋悄悄睁开双眼，同时觉得自己的双



臂被放开了。怎么？有人来英雄救美吗？简直是太神奇了，今天到底在上演哪一出肥皂剧啊？



然后，在一票学长学姐们遁逃的方向，她找到了她的救命恩人……

飘逸的白色功夫服、颀长的身形、闲适的姿态，一头披肩的长发虽被发带束住，但仍在风的撩动下轻轻起舞……还有那张俊美得天地变色的脸……呼吸蓦然一窒！朱水恋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晕眩、什么叫失魂……

怦怦！怦怦！心跳得好快，血液像在沸腾……

是他！就是他！她喜爱的男子类型就是这一种！

干净、纯白、飘逸、优雅……还有，美丽。那种中性的美丽，足以让她流干口水，想拜倒在白色的功夫裤之下……

“你……”好柔、好美……呃，好假的声音，由她的口中发出，她相信自己的双眼也自动冒出两颗红心，正全力对俊美男子发电中。

“朱水恋？”优雅绝世大俊男开口了，是很沉着的声音，音调属中性，每一个声音的发出都像裹了磁粉，迷人透顶，直震荡入少女怀春的芳心深处……

“啊？呃……是！我是朱水恋！”她连忙点头，并且以最快的速度靠近俊美男子，仰得高

水
恋
月



高的脸孔满意于两人间身高的落差；他约莫有一米七五，配她目前一米六〇刚刚好，简直是天作之合哪！

白衣男子微微一笑，自我介绍道：

“敝姓韩，韩璇是我的名字。”

“你几岁？有没有女朋友？”这个很重要。

“十七岁，没有女友。”似乎感到玩味，韩璇一双英气的眉毛微微扬起，接着道：“我受令伯父朱圣伦所托，前来接你，你准备好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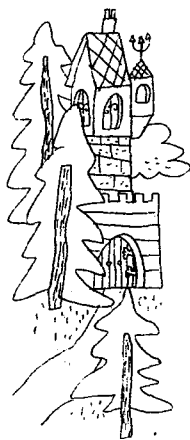
“嘎？伯父？我那个十五年来没有回家的伯父！”朱水恋大大愣住，一时之间有点迷糊。

“你还没准备好？”韩璇严肃的打量她。

“现在吗？”脑海中满溢的梦幻泡泡一下子消失无踪，一股由心臆泛起的奇特波动令她脱口道：“我准备好了！毕竟我是朱家第二十代的长女。”

一直以来，隐隐的感觉到某种认知在血液里窜动。没有人刻意知会她什么，让她毫无压力的活着；家人过度的宠爱，像是预知她将会离开一般，拼命趁她还在时，给她最好的一切，总怕少疼了她似的。她知道自己生来带有一个传承的任务，虽仍不明白是什么，不过必须离家却是确定的，因为每一代都是相同的情形。

是个大帅哥来带走她耶！老天真是待她不薄。她倏地抱住韩璇的手臂，贴得很紧。好幸福……好美妙……



“快跟我回家吧，以后我们将会生活在一起，对不对？好令人期待耶！”大眼里满是高压电，放送！放送！

决定了，她要爱上他，更要让他也爱上自己。

嘻嘻！甜美的初恋呵，就要来了。

她美丽的十六岁，由幸运来起头，必然会走向精彩幸福的终点。

她最最最爱这种俊美得没天理的男人了！

“你确定要这样走回家吗？”

韩璇含笑地问，似乎对这情况感到有趣。美丽似火的少女以双臂牢牢抱住他手，身体也偎得很紧密，相对的这么一来，两人会变得不好走路。

“当然。”好幸福的咕哝声。才不在乎走得歪歪斜斜、踉踉跄跄。事实上她怀疑自己已飞在天空中了。

神呀！请给我更长的路，让回家的距离拉得更远吧。喔，不不！最好没有尽头，就让他们依偎的直往日落的方向奔去吧，不必有日、不必有月，走到地老天荒更好！

她会让他爱上她的，绝对绝对不让别人抢走。

呀！她的王子、她的梦想……

真是美妙呀！

哇哈哈……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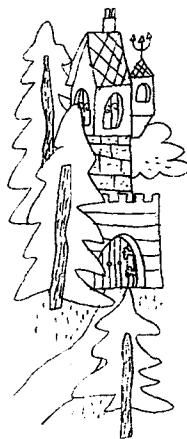
从纯然的美梦掉入绝对的噩梦中，需要多少时间？

朱水恋深深叹口气，觉得好哀怨。

她美丽神圣的初恋——那种永生难忘的豆蔻初情，将会留存在回忆中最珍贵一角的记忆，竟然，就那么的，成了……一场笑话。幻灭得没半点美感。

早该知道世界上不会为她打造的翩翩俊美男，那种美丽的男人只存在于反串世界，像歌仔戏里的小生一般不真实。可是……“喜好”这种东西，一旦确定了之后，十匹牛也拉转不回来。谁教当年被迷惑得那么深、那么重，从此再不入眼其他各式俊男，什么粗犷豪迈啦、什么风流潇洒、文质彬彬啦，都没有用。

她死死认定全天下的帅哥只有一个类型，也就是像韩璇那种集美丽、飘逸、优雅、潇洒、聪明于一身的人才叫俊男。她这辈子不会对第



二种类型流口水了，但为何老天硬要让她幻灭呢？真是太残忍了！她朱水恋一不作奸二不犯科，何苦这么折腾她？



今儿个一早，她拎着满满一公文包的待批文件前来天母，准备将累积了三天的工作交到韩璇手上，顺便看看向来不怠忽工作的人因何旷职三天。

甫一踏入客厅，便看到那三个身为“旭日保全”高级主管的男子，依然像无业游民般在元宅里闲荡。据她所知，“旭日保全”大楼的修补已臻完工，这些人不乖乖回去上班，干啥子还赖在这边当食客？

“我找韩璇，她还在这里没错吧？”打手机不通，三天来音讯全无，八成被元旭日那痞子强制留人，否则韩璇才不会弃工作于不顾哩。

“其实……我们也不大确定他们是否还在……”纪恒伦正好端一盘已冷掉的饭菜下楼，解释道：“这三天来我们都会按照三餐送饭到他们房门口，但都没有人出来食用，我们怀疑他们是同归于尽了，或是走人了。”

“都没有人试着去敲门吗？”朱水恋讶然问道。

“你去如何？”范宇文嘻嘻一笑，一副死道友不是死贫道的奸险状。

“你们这些聒人！”朱水恋板起美丽的俏脸，修长的双臂叉腰成茶壶状，骂道：“天晓得



你们怎么搞起‘旭日保全’的！那家伙是很差劲没错，但有韩璇在，她才不会纵容他行凶，怕个啥呀？”

林有安不甘被数落——

“拜托，前提是我们并不肯定韩璇是否还活着呀，搞不好现下他只剩一口残气。”

“怎么说？”朱水恋撇嘴。他们当璇是什么？瓷娃娃？

“呃……你知道，同……咳，同志爱人的床事……恐怕有一方会很痛……痛到厥了过去……我们都在猜测，厥过去的那个人，八九不离十会是你家韩璇。”范宇文已经尽量含蓄。

朱水恋原本薄怒的俏脸逐渐转为愕然，再是忍笑，直摇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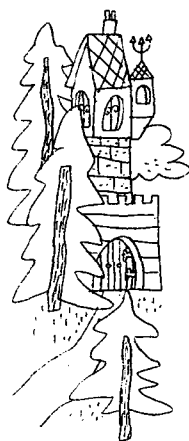
“我真是不敢相信。”

“相信我，我们也是调适了很久才能以平常心看待旭日老大异于常人的性向。总有一天你们也会习惯的。”林有安尽己所能的聊表安慰之意。毕竟日后是亲家，好来好去是必要的。

“白痴。”她轻哼，往楼梯的方向走。

“嘿！你要做什么？”林有安语气中似含着期待，扬声唤着。

“叫人呀，做啥？”她晃了晃手上的公文包。“如果他们还窝在房里，这些工作正好交付一下；如果他们跑掉了，你们更可以一展长才，教我们见识一下‘旭日保全’的找人功力。”



边说边走上楼，无视三名好奇鼠辈搭顺风车尾随而上，她站定在韩璇房门口，轻敲了两下。

“璇，你在不在？”

没有任何响应。

“元旭日，你还活着吗？”这次用尖硬的鞋尖敲门。

依然没有丝毫动静。

“看来只好撞开门了。”范宇文一副喃喃自语的模样，仿佛他这么大声的建议纯属耳语，别人爱听不听都无所谓似的。

“是呀，也许韩璇正亟待好心人伸出援手送他就医呢。”纪恒伦也煞是“担心”的耳语。

“虽然去撞门的人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但阵亡了一个，至少还有我们三个可以提供售后服务，‘她’可以安心的去，没有后顾之忧。”林有安的“耳语”比打雷声还大，生怕方圆十里内有人漏听似的。

朱水恋向天花板翻了个白眼。真服了这些奸人耍种。从耳后拉下一只黑色细发夹，没有迟疑的插入特别设计过的钥匙孔，手腕左转转的使弄起来。

“朱小姐，你可能不知道咱们‘旭日保全’任何一种产品都不容易让人破解的。即使是门锁，虽然不是我们亲自设计，但由德国进口至今三年，还没有一个小偷弄得开的，我奉劝你





——”随着一声清脆的“咯”声，中断了林有安的自满演说词，硬生生教他吞下原先的天花乱坠。

那一扇号称没有小偷打得开的门，此刻已被推开一道小缝，而美丽的朱水恋好整以暇的将发夹别回耳后方之后，优雅的挥了下手，向三个目瞪口呆的男人们致意。然后轻松的打开门，走进去也。

好一个奇妙的巧合。朱水恋甫踏入房间内，才疑惑着为何看不到人时，落地窗口也同时闪进两道人影，率先飞进来的是元旭日，随后步履稍微不稳的是韩璇。两人皆穿功夫服，由满身大汗来看，他们才切磋功夫完毕。元旭日扶住急喘不休的韩璇，批评道：

“就说你的内功还没练足火候，别勉强学轻功偏不听，看看你，累得像哈巴狗。”

几大口的吐纳，韩璇很快平缓气息。她没有理会元旭日的叨念，看到了朱水恋，一边拿毛巾擦拭一身的汗，一边笑道：

“我猜想你该来了。还真是一刻也不能等。”

“璇……”基于惯性，她见到初恋情人便要偎过去，全然心折于她的利落潇洒俊美……哦！她的王子……

不过挡阻在眼前的障碍物何其庞大，硬是中断她依偎白马王子的行程。



“姓元的，你很差哦。我家阿璇已让你蹂躏身心三天，该还我了吧？”借抱一下会死啊？韩璇俊美得应该被独占为私有财产，必须是公共财产才不会引发抗争暴动，他最好明白这一点。



“还你？你是哪来的葱蒜姜渣子？敢说韩璇是你的？”元旭日也起眼，十足是想扁人的征兆。

“别……别以为我真的怕你，我只是好女不跟恶男斗……你走开。”虽然有点气弱，但生性里的反骨，偶尔也该掏出来展示一下，省得收藏太久发霉生锈可不好了。

“年纪这么大了，别老巴着偶像不放，最好的断奶方法是去找个不幸的家伙把自己嫁掉。后面三个身价数十亿的男人任你选，全要了也无妨，就是别再来纠缠我的人。”元旭日展现他生平少见的耐心循循善诱着。要不是看在爱人的面子上，他早一把拎人往落地窗外丢了。

“你胡说什么！他们哪一点比得上我的璇？倒贴我都不要！”朱水恋不客气的拒绝。“把我的璇还给我……哎呀！你你……做什么！”惊呼声快速转为尖叫。

元旭日认为他忍受够了，大手一把揪住大美人的衣领高高提起——

“我说最后一次，韩璇是我元旭日的人，能对韩璇这名字上头加所有格的人只有我。明、

水
恋
月



白、了、吗？”

“凭什么？我跟璇有八年的感情，你才三个半月，想比资格，还早得很，放开我！”

“牛牵到北京还是牛。”他决定尊重爱人的意见，暂时按捺下丢人的欲望。“璇，你要让她以自己的双腿走出大门，还是让我助她一臂之力飞出去？”

韩璇早已打开公文包办起公来，闻言抬头微笑道：

“水恋，你先回公司，我明天就上班了。”

“好嘛。”似乎情势也容不得她拒绝。“还不放开我，姓元的！”才恶声恶气完，便险些跌个四脚朝天。

“你们三个，送客。”元旭日指示站在房门外看好戏的三个闲人，暗示他们即刻押人上路。

朱水恋一张艳丽的俏脸写满不悦的表情，但因为一向对心仪之人言听计从，只好乖乖走人，心里也明白再留下来也没啥搞头……嘻！反正她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交付工作，至于杠上元旭日嘛，只不过是想抒发一下嫉妒之意。谁教元旭日不给抱？这里抱不得，难不成她不会在别的地方抱吗？笨瓜一枚。

一路被恭送到大门口，她的心情也调适好了，觉得硬去招惹元旭日那个EQ负二百的家伙实在不符合她优雅的格调。不是怕他哦，只

